

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
## 第一回 女魁星北斗垂景象 老王母西池賜芳筵

昔曹大家《女誡》云：「女有四行：一曰婦德，二曰婦言，三曰婦容，四曰婦功。」此四者，女人之大節而不可無者也。今開卷為何以班昭《女誡》作引？蓋此書所載雖閨閣瑣事，兒女閑情，然如大家所謂四行者，歷歷有人：不惟金玉其質，亦且冰雪為心。非素日恪遵《女誡》，敬守良箴，何能至此？豈可因事涉杳渺，人有妍媸，一並使之泯滅？故於燈前月夕，長夏餘冬，濡毫戲墨，匯為一編；其賢者彰之，不肖者鄙之；女有為女，婦有為婦；常有為常，變有為變。所敘雖近瑣細，而曲終之奏，要歸於正，淫詞穢語，概所不錄。其中奇奇幻幻，悉由群芳被謫，以發其端，試觀首卷，便知梗概。且說天下名山，除王母所住崑崙之外，海島中有三座名山：一名蓬萊，二名方丈，三名瀛洲。都是道路窈窕，其高異常。當日《史記》曾言這三座山都是神仙聚集之處。後來《拾遺記》同《博物志》極言其中珍寶之盛，景致之佳。最可愛的，四時有不謝之花，八節有長青之草。他如仙果、瑞木、嘉穀，祥禾之類，更難枚舉。

內中單講蓬萊山有個薄命巖，巖上有個紅顏洞，洞內有位仙姑，總司天下名花，乃群芳之主，名百花仙子，在此修行多年。這日正值三月初三日王母聖誕，正要前去祝壽，有素日相契的百草仙子來約同赴「蟠桃勝會」。百花仙子即命女童捧了「百花釀」；又約了百果、百穀二位仙子。四位仙姑，各駕雲頭，向西方崑崙而來。

行至中途，四面祥雲繚繞，紫霧繽紛，原來都是各洞神仙，也去赴會。忽見北斗宮中現出萬丈紅光，耀人眼目，內有一位星君，跳舞而出。裝束打扮，雖似魁星，而花容月貌，卻是一位美女。左手執筆，右手執斗；四面紅光圍護，駕著彩雲，也向崑崙去了。

百穀仙子道：「這位星君如此模樣，想必是魁星夫人。——原來魁星竟有渾家，卻也罕見！」百花仙子道：「魁星既為神道，豈無匹偶。且神道變幻不測，亦難詳其底細。或者此時下界別有垂兆，故此星以變相出現，亦未可知。」百果仙子笑道：「據小仙看來，今日是西王母聖誕，所以魁星特命娘子祝壽；將來到了東王公聖誕，才是魁星親自拜壽哩。但這夫人四面紅光護體，紫霧盤旋，不知是何垂兆？」百花仙子道：「小仙向聞魁星專司下界人文。近來每見斗宮紅光四射，華彩騰霄。今以變相出現，又復紫氣毫光，徹於天地。如此景象，下界人文，定卜其盛。奈吾輩道行淺薄，不知其兆應在何時何處。」百草仙子道：「小仙聞海外小蓬萊有一玉碑，上具人文，近日常發光芒，與魁星遙遙相映，大約兆應玉碑之內。」百花仙子道：「玉碑所載是何人文？我們可能一見？」百草仙子道：「此碑內寓仙機，現有仙吏把守，須俟數百年後，得遇有緣，方得出現。此時機緣尚早，我們何能驟見。」百花仙子道：「不知小仙與這玉碑可能有緣？可惜我們雖成正果，究係女身，將來即使得睹玉碑人文之盛，其中所載，設或俱是儒生，無一閨秀，我輩豈不減色？」百草仙子道：「現在魁星既現女像，其為坤兆無疑。況聞玉碑所放文光，每交午後，或逢雙日，尤其煥彩，較平時迥不相同。以陰陽而論，午後屬陰，雙亦屬陰，文光主才，純陰主女。據這景象，豈但一二閨秀，只怕盡是巾幗奇才哩！」百花仙子道：「仙姑所見固是，小仙看來，既使所載竟是巾幗，設或無緣，不能一見，豈非『鏡花水月』，終虛所望麼？」百草仙子道：「這派景象，我們今日既得預睹，豈是無緣？大約日後總有一位姊妹恭逢其盛。此時渺渺茫茫，談也無用，我們且去赴會，何必只管猜這啞謎？」

只見魁星後面又來了四位仙長，形容相貌，與眾不同：第一位綠面獠牙，綠髮蓋頂，頭戴束髮金箍，身被蔥綠道袍；第二位，紅面獠牙，紅髮蓋頂，頭戴束髮金箍，身披朱紅道袍；第三位，黑面獠牙，黑髮蓋頂，頭戴束髮金箍，身披元色道袍；第四位，黃面獠牙，黃髮蓋頂，頭戴束髮金箍，身披杏黃道袍。各人都捧奇珍異寶，也向崑崙進發。

百花仙子道：「這四位仙長，嚮日雖在『蟠桃會』中見過，不知都住那座名山？是何洞主？」百果仙子道：「那位嘴上無鬚，脖兒長長，臉兒黑黑，行動迂緩倒像一個假道學，仔細看去，宛似龜形，莫非烏龜大仙麼？」百花仙子道：「仙姑休得取笑。這四位仙長，乃麟、鳳、龜、龍四靈之主：那穿綠袍的，總司天下毛族，乃百獸之主，名百獸大仙；那穿紅袍的，總司天下禽族，乃百鳥之主，名百鳥大仙；那穿黑袍的，總司天下介族，乃百介之主，名百介大仙；那穿黃袍的，總司天下鱗族，乃百鱗之主，名百鱗大仙。今日各攜寶物，大約也因祝壽而來。」

說話間，四靈大仙過去。只見福祿壽財喜五位星君，同著木公、老君、彭祖、張仙、月老、劉海蟾、和合二仙，也遠遠而來。後面還有紅孩兒、金童兒、青女兒、玉女兒，都腳駕風火輪，並各洞許多仙翁、仙姑。前前後後，到了崑崙。四位仙姑也都跟著，齊上瑤池行禮，各獻祝壽之物，侍從一一收了。留眾仙筵宴。王母坐在中間，旁有元女、織女、麻姑、嫦娥及眾女仙，左右相陪；其餘各仙，俱列瑤台兩旁，遙遙侍坐。王母各賜仙桃一枚，眾仙拜謝，按班歸坐。說不盡天庖盛饌，王府仙醪。又聞仙樂和鳴，雲停風靜。

不多時，歌舞已罷。嫦娥向眾仙道：「今日金母聖誕，難得天氣清和，各洞仙長，諸位星君，莫不齊來祝壽。今年之會，可謂極盛！適才眾仙女歌舞，雖然絕妙，但每逢桃筵，都曾見過。小仙偶然想起，素聞鸞鳳能歌，百獸能舞，既有如此妙事，何不趁此良辰，請百鳥、百獸二位大仙，吩咐手下眾仙童來此歌舞一番？諸位大仙以為何如？」眾仙剛要答言，那百鳥、百獸二仙都躬身道：「蒙仙姑吩咐，小仙自當應命。但歌難悅耳，舞難娛目。兼恐眾童兒魯莽性成，倘或失儀，王母見罪，小仙如何禁當得起！」王母笑道：「偶爾遊戲，這有何妨。」

百鳥仙同百獸仙聽了，隨即吩咐侍從傳命。登時只見許多仙童，圍著丹鳳、青鸞兩個童兒，腳踏祥雲，到了瑤池，拜過王母，見了百鳥大仙，領了法旨，將身一轉，變出丹鳳、青鸞兩個本相：一個是彩毫炫耀，一個是翠翼鮮明。那些隨來的童兒，也都變出各色禽鳥。隨後麒麟童兒帶著許多仙童，也如飛而至，一個個參拜王母，見了百獸大仙，領了法旨，都變出本相，無非虎豹犀象，獐狗麋鹿之類。那邊是眾鳥圍著鸞鳳，歌喉宛轉；這邊是麒麟帶著眾獸，舞態盤旋。在瓊階玉砌之間，各獻所長。連那瑤草琪花，也分外披拂有致。

王母此時不覺大悅，隨命侍從把「百花釀」各賜眾仙一杯。嫦娥舉杯向百花仙子道：「仙姑既將仙釀祝壽，此時鸞鳳和鳴，百獸率舞，仙姑何不趁此也發個號令，使百花一齊開放，同來稱祝？既可助他歌舞聲容，又可添些酒興，豈不更覺有趣？」眾仙聽了，齊聲說「妙」，都催百花仙子即刻施行，以成千秋末有一場勝會。

百花仙子連忙說道：「小仙所司各花，開放各有一定時序，非比歌舞，隨時皆可發令。月姊今出此言，這是苦我所難了！況上帝於花，號令極嚴，稽查最密。凡下月應開之花，於上月先呈圖冊，其應否增減鬚瓣、改換顏色之處，俱候欽裁。上命披香玉女細心詳察，務使巧奪人工，別開生面。所以同一梅花，有綠萼、硃砂之異；同一蓮花，有重台、並蒂之奇。牡丹、芍藥，佳號極繁；秋菊、春蘭，芳名更伙。一枝一朵，悉遵定數而開。或後或先，俱待臨期而放。又命催花使者，往來保護，以期苞苞吐萼之時，如式呈妍。果無舛錯，註明金籙雲籤，來歲即移雕欄之內，繡闥之前，令得淨土栽培，清泉灌溉，邀詩人之題品，供上客之流連。花日增榮，以為獎勵。設有違誤，糾察靈官奏請分別示罰。其最重的，徙植津亭驛館，不特任人攀折，兼使沾泥和土，見蹂於馬足車輪。其次重的，蜂爭蝶鬧，旋見凋殘；兩打霜摧，登時零落。其最輕的，亦謫置深山窮谷，青眼稀逢，紅顏誰顧；聽其萎謝，一任沉埋。有此種種考察，是以小仙奉令惟謹，不敢參差，亦不敢延緩。今要開百花於片刻，聚四季於一時，月孛此言，真是戲論了。」

嫦娥聽這一片話，甚覺有理，再難勉強；當不起風姨與月府素日親密，與花氏向來不和，在旁便說出一段話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